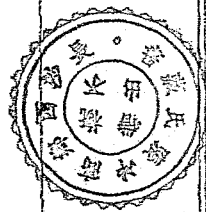


嚴可均校

商君書



世界書局印行

商君書目錄

更法第一	一
墾令第二	二
農戰第三	五
去疆第四	八
說民第五	一〇
算地第六	一二
開塞第七	一五
壹言第八	一八
錯法第九	一九
戰法第十	二〇
立本第十一	二一
兵守第十二	二一
斷冷第十三	二二
修權第十四	二四
徠民第十五	二五
刑約第十六	二八
賞罰第十七	二八



畫策第十八

二二〇

竟內第十九

二二三

弱民第二十

二二五

口口第二十一篇七

二二七

外內第二十二

二二七

君臣第二十三

二二八

禁使第二十四

二二九

慎法第二十五

四〇

定分第二十六

四一

商君書附攷

四五

案隋唐志及唐代註釋家徵引。並作商君書。不曰商子。今復其舊稱。又其篇帙。漢志二十九篇。讀書志今亡者三篇。書錄解題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是宋本實二十六二十七篇。余得元鑄本。始更法止定分爲篇二十六。中間亡篇二。第十六第二十一。實二十四篇。與今所行范欽本正同。後又得秦四麟本。頗能是正謬誤。最爲善本。其篇次亦同。因以知宋無鑄本。或有之而流傳不廣。故元時已有所亡失也。舊本缺總目。范本有。今遂錄爲一篇。冠諸卷首云。叔卿書。

商君書

西吳巖萬里叔卿校本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六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秦本范本無求字元本有）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張。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史記作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負於世。（史記作固見非元本同秦本范本作必見非司馬真索隱云秦商君書非作負今據改）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驚於民。（元本驚作教史記同索隱引作必見驚於人今據改唐避太宗諱故更民作人秦本范本作因見毀說）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舊本無而字成下有功字今依史記增刪）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舊本作於禮與文禮不合今據上文及史記改）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孰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元本及史記李善註文選東京賦引並作故俗。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史記作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當屬以意刪改）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范本無也字）三

代不同禮而王。（舊本作同。道史記作同。禮案此篇禮法並舉作道記今改正）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史記李象註文選西京賦引無而字）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械。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元本范本作不。必古史記作不法古今據秦本）湯武之王也。不脩古而興。（諸本及史記作循古今據司馬真索隱改）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元本作殷夏史記同秦本范本作商夏又史記無之滅也之王也大字）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史記作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悵。曲學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器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敗。（范本作不敗諺）農不敗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粟而稅。則上壹而民平。（諸本作一元本作壹下同）上壹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農不變。則少民學。

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壅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同
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勉農而不偷。(范本闕國
字諸本有)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壅矣。祿厚
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惰
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
糴。農無得糴。則竄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
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竄情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
壅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
作不顧。則意必壹。意壹而氣不淫。則草必壅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
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竄。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建繕。
則農事不傷。愛子惰民不竄。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民益農。則草必壅
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所於食。(秦本范本
作無以食此依元本)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豈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
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
槩。然則商賈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商賈少。則上不費粟。民不
能善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
農。則草必壅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
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
必壅矣。使民無得擅徙。(秦本范本作擅徙諸元本作擅徙)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

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給甲兵。（秦本范本作自給此從元本）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秦本作匿其過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敖。民不敖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廩與徙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來賣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民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令送糧無取餽。無得反。庸車牛輿。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徠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饗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

民無機。姦民無機。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機。民機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彊。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其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機壹。民機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未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乘。秦本作繩。疑誤。）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

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知慮，上作壹，故民不儉營。（素本作不營私）則國力搏。（案搏古與專通，左傳若琴瑟之搏，一呂氏春秋不收，則不搏註入不專一也。史記田齊世家搏三國之兵，註握領也。素本作搏，搏搏形近致訛。今從元本下同。）國力搏者，彊國好言談者，創故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案外字疑誤）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壹。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案辯說上當有駭文）如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創，不至必貪。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與。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能盡其萬物也。（素本作非盡能）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愒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愒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遊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螟螣蚰蝻，春

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螟螣蚘蠋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之術也。（秦本范本少一之字）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彊。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農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范本土作大說）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餬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避農則民輕其居。（范本作避農戰不疊避農字）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秦本范本搏作搏與前作搏並以形近致訛下同）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彊。作壹十歲者。百歲彊。作壹百歲者。千歲彊。千歲彊者。王。君脩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前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彊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彊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彊聽說者。說

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無實用。（秦本范本作章無用說今依元本）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民以言，則民不畜於農，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彊兵鬬士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彊第四

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國爲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彊。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彊事與敵所羞爲，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彊。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彊，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強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范本無曰美句，好上有玩字，行下有闕文三字）六者有機，必削三官之機。三人六官之機，一人以治法者，彊。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遷官。（范本治者作法去說）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彊之重，削弱之重，彊。夫以彊攻彊者亡，以弱攻彊者王。（秦本范本作攻弱此依元本）國彊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途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彊。舉榮任功，曰彊。（案榮字疑誤）蝨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

戰必創。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與。至王國以善民治。善民者。必亂。至創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創國。不至必貧國。不用入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與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死上。與國行罰。民利且畏。行賞。民利且愛。（舊本此下有行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十八字。與下斷合篇語同。而文證未全。今從秦本刪去。）國無力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以死。國無敵者。疆。疆必王。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疆國刑七賞三。創國刑五賞五。國作壹一歲。十歲疆。作壹十歲。百歲疆。作壹百歲。千歲疆。千歲疆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故能爲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創。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疆。故攻官攻力攻敵國。用其二舍其一。必疆。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國疆。（案九當作五。下說民篇亦作五。）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疆。以宿治者創。舉民衆口數。生者著。死者創。民不逃粟。野無荒草。則國富。國富者疆。（舉民衆以下一切舊本並多凌亂脫誤。今從葉校本乙增。）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故曰。行刑重輕刑。去事成。國疆。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創。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舉力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秦本作粟生而金死。金死而粟生。）本物賤

事者衆。買者少。農困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竟內。粟十二石死於竟外。粟十二石生於竟內。金一兩死於竟外。國好生金於竟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舊本無國弱及下文國疆四字。案楊慎丹鉛別錄文集四十六乳並有今據增）國好生粟於竟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據慎引作兩盈）國疆。疆國知十三數。竟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說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秦本無此句）馬牛芻藁之數。欲疆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疆國。與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國而國富者王。

說民第五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入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入者。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疆。故國有入者。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入者。上有以使守戰。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制。合而復者善也。別而親者姦也。（案字書無親字疑誤）章善則過匿。任姦則罪誅。過匿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疆。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疆。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一亡百。國好力。日以難攻。國好言。日以易攻。民易爲言。難爲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必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

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刑省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故治之於其治則治治之於其亂則亂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舊本多作無從至於文義不合至當作止今改正）此謂治之於其亂也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

疆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創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法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強有強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疆（讀本國疆字在貧者富下今案文義乙正泰本與諸本同富者貧下又有國弱字於義特當屬妄增）

三官無強國久疆而無強者必王刑生力力生疆疆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疆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彘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

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泰本范本則作政誤）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疆疆所用重疆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疆塞私道以窮其志敵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國治

斷。家王斷。官疆斷。君弱。重輕刑。去常官。則治。省刑要保賞。不可倍也。有姦必告之。則民斷於心。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於家。而行於官。則事斷於家。故王者刑賞斷於民心。器用斷於家。（范本作決於家）治明則同。治闇則異。同則行。異則止。行則治。止則亂。治則家斷。亂則君斷。治國者貴下斷。故以十里斷者弱。以五里斷者疆。家斷則有餘。故曰日治者王。（范本無日字下同）官斷則不足。故曰夜治者疆。君斷則亂。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第六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徠。開則行倍。（案此下當有佚文）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士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途路。足以處其民。山林藪澤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民。都邑途路。（案此下當有佚文）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今世主有地方數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實倉而兵爲隣敵。臣故爲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秦本苑本地下有者字下同）民衆而不用者。

與無民同。故爲國之數務在墾草用兵之道。務在壹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屬於農。則機樸則畏令。私賞禁於下。則民力搏於敵。搏於敵。則勝。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機樸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交至。（秦本范本作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秦本范本作百姓之情人）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禮。（元本范本臣作天大誤此據秦本）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案此句有脫誤）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僇。則民道之。（案道字疑誤）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生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而草不荒。富彊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者。此執柄之罪也。臣請語其

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脩而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則民遠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技藝之士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士佚且利。則民緣而讓其上。故五民加於國用。(案加字疑衍)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國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愚。則知可以勝之。世知。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易知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疆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倣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乘惑亂。(范本或作式。案千乘字疑亦誤)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使民屬於農。出使民壹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壹。民壹則農。農則樸。樸則安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爲國也。民資藏於地。而偏託危於外。資於地則樸。託危於外則惑。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勉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資重。戰戢則隣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隣危則不歸於無資。歸危外託。狂夫之所不爲也。故聖人之爲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多。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夫刑者。所以奪

禁邪也。（元本無奪字）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
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國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
刑人復徧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徼倖於民上。徼於民上以利求顯榮
之門。不一。（案則微下數語當有脫訛又范本文句無民字諸本有）則君子事勢以成名。小
人不避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國多姦。則富
者不能守其財。（則元本作故范本缺一字缺上有欲字或此處有脫句也今从秦本作則則上有微
字依文義刪去）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
匱賞。故聖人之爲治也。（元本范本故下有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十一字迺開塞篇文誤
入此今依秦本刪去）刑人無國位。戮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
食肉則小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故刑戮者
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
此蓋法術之患也。故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案一正字疑有誤）立官貴爵以
稱之。（范本之作臣誤）論榮舉功以任之。（案榮字疑誤范本之下有者字）則是上下之
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專其柄。

開塞第七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
親親則別。（范本脫一親字）愛私則險。民衆。（范本作陰陽民陰衆誤）而以別險爲務。
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范本務作負）力征則訟。訟而無
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范本無正字誤）設無私而民說仁。（范本說作

日談。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秦本范本君上有其字）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范本道作蟲誤）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道有繩。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知可以王。世知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世知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湯武致疆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知而閭。世知無餘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弇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則後於時。脩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疆國事兼弇。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脩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啟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之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治。效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之民以下元本范本之作時德作得治作防效作治惑作惑並多舛誤今依秦本校正）今世之所謂義者。將

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名實貿易。（案貿易二字疑誤當作同異又禮檀弓賈誼來釋文賈一音牟則賈或作字之假借作亦訓同作名實實異亦可然無他證可據五經文字賈經與相承錄當作賈）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案出字疑誤）樂則淫。淫則生佚。故以刑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一切舊本此下並有脫句案文義當補亂國賞多而刑少七字）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審有大小。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所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疆。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聚生而羣處亂。（元本范太閤亂字秦本有）故求有上也。然則天下之樂有上也。（元本范本無然則天下句秦本有）將以爲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爲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

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范本求過下有闕文五）

壹言第八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於農也。（秦本俗作治誤。范本夕作暮）不可不知也。（一切舊本知作變此依秦本）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闕。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搏民力。而壹民務者。彊。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彊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彊。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法治。以得姦於

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案倫徒字當有誤）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以亂。（以秦本作於范本作闕文）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不闢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壹而已矣。

錯法第九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彊。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彊者。爵祿之謂也。爵祿者。兵之實也。是故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彊。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彊矣。同剋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弁兼者。彊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彊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里。（范本里作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財貨可衆也。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

不可以言弱。（周氏涉筆引作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彊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己用矣。故明主者。用非其有。使非其民。明王之所貴。惟爵其實。爵其實而榮顯之。（秦本無而榮顯之字。范本全作闕文。并不疊爵其實字。今依元本）不榮。則民不急。劉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劉爵祿賞。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爵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日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施成如此。（案此句當有闕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彊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是以不憂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己也。夫離朱見秋豪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第十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不爭則無以私意。以上爲意。故王者之政。使民怯於邑鬪。而勇於寇戰。（范本邑作私）民習以力攻難。難故輕死。見

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衆勿爲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衆。則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兵。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疆弱。（案弱字誤。或下有缺文）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算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持勝術者。（秦本持上有政久字）必疆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借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其過失以下一切舊本並多舛誤。今案文義當作兵之過失在深入敵阻險絕塞。民倦且饑渴而復遇疾。此敗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案使民者下當有缺文）

立本第十一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疆者必剛。剛其意。剛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壹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疆可立也。是以疆者必治。治者必疆。富者必治。治者必富。疆者必富。富者必疆。故曰治疆之道。論其本也。

兵守第十二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死而邑。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案及耕格阱不成文疑耕字誤或有逸脫）給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疆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過。此盛力之道。

斬令第十三

斬令則治不留。（秦本斬作斲）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疆。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

責商賈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案則類以十一切舊本舛誤相仿今無從是正范本商作齊使作領亦不成文）國無姦民則都無姦示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饒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無當必不滿也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強必疆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強必弱國以功授官予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予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大強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案此句疑有缺文）守十者亂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強者亡民澤畢農（案民澤字疑有誤）則國富六強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竟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恥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備（案備字誤或有闕文）國之危也有饑寒死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強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強勝其政也十二者成羣必削是故興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效功而取官爵雖有辯言（秦本范本雖上有廷字疑當作朝廷闕朝字今依元本刪去）不能以相先也（范本能作得）此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

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大強也。大強成羣。則民不用。是故與國。罰行則民親。賞行則民利。(范本作上利)行罰。重其輕者。輕其重者。(案輕其重者。句當在下。罪重刑輕。上以舊本相承。不敢擅乙)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賞罰以壹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力。聖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第十四

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姦無端。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故多惠言而剋其賞。則下不用。(舊本多作不多於文義。時今刪去)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儆死。(案如字疑當作加如加形近致訛)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任法。(范本作慎義長)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威。必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

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授官予爵。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賦祿。（案賦字誤以形求之。或當作賜。范本作贖尤誤。）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妬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霸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治天下。（舊本爲天下上有議字當屬衍文故刪去）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案本范本作作敗誤）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蠹亟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條民第十五



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

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秦本作什二）以此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藪澤谿谷。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舛處。其寡萌賈息。（案此句有脫誤葉校連下民字讀亦無誼）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末作。以處人之復陰陽澤水者過半。（案復陰陽未詳疑亦有誤）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范本似作以）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土戚而民苦也。臣竊以王吏之明爲過見。此其所以弱。不奪三晉民者。愛爵而重復也。其說曰。三晉之所以弱者。其民務樂而復爵輕也。秦之所以彊者。（舊本秦上有今字據文義刪）其民務苦而復爵重也。今多爵而久復。是釋秦之所以彊。而爲三晉之所以弱也。此王吏重爵愛復之說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夫所以爲苦民而彊兵者。將以攻敵而成所欲也。兵法曰。（范本法作釋）敵弱而兵彊。此言不失吾所以攻。而敵失其所守也。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小大之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竟之內。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曩者臣言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

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威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非直虛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土出天寶。（一切舊本並作且直言之謂也不然夫實曠什曠出天寶今案文館移虛于言上增非字改曠土字）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貧。安居而農。則敵得休息。（范本少得休字）此王所不能兩成也。故三世戰勝而天下不服。（舊本服作能今依文館改）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兵雖百宿於外。竟內不失須臾之時。此富疆兩成之效也。臣之所謂兵者。非謂悉與盡起也。論竟內所能給軍卒車騎。令故秦兵新民給芻食。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圍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內。諸侯將無異民。而王何爲愛爵而重復乎。周軍之勝。華軍之勝。秦斬首而東之。東之無益亦明矣。而吏猶以爲大功。爲其損敵也。今以草茅之地。徠三晉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爲粟。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竊以爲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半。弱晉疆秦。若二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疆秦。有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爲不可。則臣愚不能知已。齊人有東郭敝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購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愛於無也。故不如以先與之有也。今晉有

民而秦愛其復。此愛非其有以失其有也。豈異東郭敵之愛非其有以亡其徙乎。且古有堯舜。當時而見稱。中世有湯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萬世之所稱也。以爲聖王也。然其道猶不能取用於後。今復之三。世而三。晉之民可盡也。是非王賢立今時。（案此句當有脫誤。原本立作力亦非）而使後世爲王用乎。然則非聖別說而聽聖人難也。

刑約第十六篇七

賞刑第十七

聖人之爲國也。壹賞。壹刑。壹教。壹賞則兵無敵。壹刑則令行。壹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俗。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搏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固知愚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胃臆之知。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爲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是故兵無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捍城者。攻將凌其城。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實而致。雖厚慶賞。何費匱之有矣。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卒裂土封諸侯。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從馬華山之陽。從牛於農澤。從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升。以其錢賞天

下之人不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君而封侯其臣大其舊（趙本君作居案本其臣作功臣）自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人故曰明賞不費湯武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築五庫藏五兵偃武事行文教倒載干戈（案本苑本作戟戈）擗笏作爲樂以申其德當此時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於無賞也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許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斷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于宮顓頊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案文倒當作焉用事吏或云吏字當歷下句）遂斷顓頊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顓頊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埧東徵之軌（案舉兵以下文多脫誤五鹿衛地不應屬之伐曹圖鄭亭在戰城濮後二年不應越次先敘莒故本作舉兵伐衛取五鹿伐曹故宋下接勝荊人句蓋據左傳任意刪改非有原書引證姑存之）勝荊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之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顓頊之脊而晉國治（案重輕即本書所謂行刑重其輕者）

秦本作重刑誤又而晉國治秦本作而曰吾國治亦誤。昔者周公曰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天下知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舊本作而況疏遠天下內不用云云脫誤不成文此依秦本）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羣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銳。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樣。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富貴秦本施本作貴富下同存亦作在存在形近誼亦通）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彊梗焉。有常刑而不赦。（舊本作有常道而不赦誤彊梗不彊是縱驕士之殘暴而召亂矣今依秦本改正釋其文誼言人敢有相犯者罪不赦也）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存戰而已矣。（存秦本作有）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壹教也。民之欲富貴也。共鬪棺而後止。而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之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加。（加施本作王誤）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暴。賞人不爲仁者。國法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壹而已矣。

畫策第十八

昔者。吳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驢不卵。官無

供備之民。死不得用。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疆勝弱。以衆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

（義秦本作儀案威儀字古作義說文義己之威義也。从我从羊周禮畢師職鄭注漢書郊陽傳顏註並云義讀爲儀今依元本范本蓋從古書之未經改竄者也。又仁義字當作誼說文

義人所宜也。徐云史記仁義字作此。漢書董仲舒傳唐民以誼古文禽書違王之義本作誼唐明皇詔改義據此類推則古書之傳于今者。半失其舊矣。）

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雖重刑可也。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疆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制之。

（案禽字誤）

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勇者戰勝。民不勇者戰敗。能壹民於戰者。民勇。不能

壹民於戰者。民不勇。聖王見王之致於兵也。故舉國而責之於兵。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彊。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也。能使民樂戰者。王。疆國之民。父遺其子。兄遺其弟。妻遺其夫。皆曰。不得無返。又曰。失法離令。若死我死。鄉治之行。閒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入行閒之治。連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無所處。罷無所生。是以三軍之衆。從令如流。死而不旋踵。國之亂也。非其法亂也。非

法不用也。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尙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者衆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或重治。或重亂。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下。不肖不敢爲非。是謂重治。不明主在上。所舉必不肖。國無明法。不肖者敢爲非。是謂重亂。兵或重彊。或重弱。民固欲戰。又不得不戰。是謂重彊。民固不欲戰。又得無戰。是謂重弱。明主不濫富貴其臣。所謂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謂貴者。非爵位官職也。廢法作私。爵祿之富貴。凡人主惠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過人也。然民雖有聖知。弗敢我謀。勇力弗敢我殺。雖衆不敢勝其主。雖民至億萬之數。縣重賞而民不敢爭。行罰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國亂者。民多私義。兵弱者。民多私勇。則削國之所以取爵祿者多塗亡。（秦本塗下有人字）國之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

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范本無服從字。有朝字。朝下闕一字。）黃鵠之飛。一舉千里。（秦本范本一舉作日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巨巨。（秦本作麗麗。解。范本巨作臣。）日走千里。（秦本范本日上有每字。）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驚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溼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秦本范本作相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境內第十九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創。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元本范本月字作缺文。）

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百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百。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口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圍邑。斬首八千已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也。（元本范本無也字作餘文）故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裹。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稅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訾由丞尉。能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訾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己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莫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

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己者。當爲最啓。後己者。嘗爲最殿。（施本啓後作國家。秦本啓下有國字並誤。）再嘗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面十八人。陷隊之士。（舊本人下有之字。陷隊字倒。今依文證刪乙。）知疾鬪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視諫諍。剿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正御史參望之。（施本下正字作王。）其先入者。舉爲最啓。其後入者。舉爲最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級益之。

弱民第二十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彊。故曰。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匱。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姦。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畜無萌。故國富而民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案此句有誤字。）易之。則彊事有差。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差。利用兵。久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與敵之所差。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彊。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

死故戰事。兵用曰疆。民有私榮則賤剋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急而國弱。（范本急作息誤）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農闢地。商物。官法民。三官生蠶大。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機必創。（秦本必作則）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商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蠶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治省任。力言息。治省國。治言息。兵疆。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疆。民弱國疆。民疆國弱。（舊本無民弱國疆四字。從秦本增。又國弱范本作國虛。誤。秦本作國虛亦非。今依上下文改正）故民之所樂民疆。民疆而疆之。兵重弱。民之所樂民疆。民疆而弱之。兵重疆。故以疆重弱。弱重疆。王以疆政疆弱。弱存。以弱政弱疆。疆去。疆存則弱。疆去則王。故以疆政弱。創以弱政疆。王也。明主之使其臣也。用必加於功。賞必盡其勞。人主使其民信。此如日月。則無敵矣。今離婁見秋豪之末。不能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不能以多力易人。聖賢在體性也。不能以相易也。今當世之用事者。皆欲爲上聖。舉法之謂也。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秦本馬牛字倒）濟大川而無舡楫也。今夫人衆兵疆。此帝王之大資也。苟非明法以守之也。與危亡爲鄰。故明主察法。境內之民。無辟淫之心。（秦本辟淫字倒）游處之王。迫於戰陣。萬民疾於耕戰。有以知其然也。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若飄風。宛鉅鐵鉤。（范本鉤作施）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潁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唐虞

死於垂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固。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案此下有佚脫）

口口第二十一 篇七

外內第二十二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在。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二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無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元本秦本無故其食賤者云云二十二字。范本附注篇末）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則民不得無田。無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

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疆。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疆。入休而富者。王也。

君臣第二十三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剋貴賤。制爵位。（漢本闕下
有節字。秦本位作秩。）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食也。農不離廛者。（秦本廛作里。）足以養二親。治軍事。故軍士死節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知。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

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爲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彊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第二十四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彊。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艱。則上別飛鳥。下察秋豪。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潔。陳數而物當。今恃多官衆吏。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也。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跖。不爲非焉。或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專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書以定事。以一歲別計。而主以一聽見所疑焉。不可蔽貞不足。(案此句有闕謬)夫物至。則目不得不見。言薄。則耳不得不聞。故物至則變。言至則論。故治國之制。民不得避罪。如目不能以所見遁心。今亂國不然。恃多官衆吏。吏雖衆。同體一也。夫同體一者。相不可。且夫利異而害不同。

可以須臾忘於法。破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無以守。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得爲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譬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訾言無損。習相愴。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臣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桀爲主。不肯誦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以不臣讎。所謂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毆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而毆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務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卽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貫也。（元本范本無貫字）且先王能令其民。陷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彊。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第二十六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

以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則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不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測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爲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卽以左券。予吏之問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謹藏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卽後有物故。以券書從事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爲法令。爲禁室有錠鑰爲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劓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諸本以禁令三字並作闕文此據秦本增）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爲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以敢犯法以干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卽以法之罪告之民。卽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錄。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爲善。皆務自

治奉公。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法令者。民之命也。爲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爲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騶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貧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爲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爲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姦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爲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爲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王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知之所難也。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千萬治天下。故夫知者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爲法。民不盡賢。故聖人爲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偏能知之。爲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爲天下師。令萬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爲置法官吏爲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

也。

商君書

四四

商君書附攷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入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漢書藝文志。法家商君二十九篇。（本註曰名數經變術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諸葛亮集。先主遺詔敕後主曰。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知。

隋書經籍志。法部。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

舊唐書經籍志。法家。商君書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法家。商君書五卷。商鞅撰。或作商子。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通志藝文略。法家。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亡三篇。

郡齋讀書志。法家類。商子五卷。右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

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彊。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

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

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

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

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箸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竄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口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機。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邪。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商子五卷。秦相衛鞅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商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商子五卷。